

不曾消逝的爱

■ 江兆苓

(上接12月8日三版)

他时常托武汉的朋友关注着陆真的情况,知道她重新去当了一个教师,他很高兴。以前当教师是为他,希望她现在当老师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知道她一直在相亲,他很着急,但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无法阻止,只能暗自希望她每次相亲都不成功。虽然这样想他很厚道。

朋友嘲笑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再说,以他现在的样子,又不是娶不了老婆。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只是很多东西,在失去后,才知道它的珍贵。他的真真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他只想努力重新把她争取回来。

8

一晃又两年过去了。

多次相亲失败后,陆真父母也认了,不再催她再婚。倒怕她想不开,劝她凡事顺其自然,缘分到了,婚姻自然有了。

她为她父母的开明感动的不得了,倒真希望能相亲成功,不为自己,就为父母能够安心。

陈洛还是一如既往的每天给她微信留言,起先她不怎么看,也不回。后来看了他的一些留言,字里行间不知不觉透露的辛苦,她又会忍不住出言关心几句。

一来二往,不知不觉又联系起来。

陈洛从未提过复婚的事,陆真就更不会提了。听他的言语间,他的事业比以前混得更风生水起了,人长的也不丑,不然她当年也不会只凭一眼就认定了他。凭他现在的条件想找年轻漂亮的,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她没有天真到以为陈洛跟她联系着是想一直吊在她这棵树上。

陈洛发现,近期陆真对他没那么排斥了,有时偶尔也会关心他几句,他觉得时机到了,毅然结束了南边的事业。

他想,以前陆真为了她,离开父母,随他南下,这次也该换他作出牺牲了。虽然这边的生意现在这么结束着实可惜,但凭他的头脑,重新做起应该也不是不可以。

做出这个决定,他没有告诉陆真。他想,等年一过,他马上去武汉。

只是在家没几天,网上关于武汉新冠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他坐立不安,就怕陆真没有做好防护被感染。最终,他还是决定提前去武汉,他要看着她他才觉得放心。

在动车上,陈洛给陆真发了一个信息,告诉她他已在动车上,马上到武汉。

陆真一看陈洛要过来,慌了,赶紧叫他不要来。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每个人都想着出城,他还想着进来,真是不怕死。

陈洛说,他已经决定了。

陆真说,你别来,来了也进不了城。

陈洛说,进不了城没关系,我就在离武汉最近的站下车。不能来到你的身边,也要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守着你。

陆真看了,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生老病死面前,以前的那些爱恨情仇啥都不是,只有健健康康活着才是最真的。

陈洛,等疫情结束,我又没事的话,我们回学校看看那棵樱花树吧!

在宾馆无聊时,陈洛就会把陆真发的这条信息拿出来反复地看,嘴角不自觉就会上扬。

他的真真终于可以失而复得了!

(完)

盛世修典

■ 留煌昊

近日,一个人漫步在空荡荡的宁波老外滩,却误打误撞地赶上了一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

以前可能不明白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意义,不明白几本古代的百科全书能有什么历史价值,能在课程中占这么大的篇幅。可今日毫无艺术细胞的我撞进这盛世修典之中,才体会到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不是泛泛而谈。

我以前只看过片段的千里江山图或听过他的盛名,可今日一览全卷,细腻的笔触,在灯光下如奇迹般的青绿,仿佛是我辈与希孟共绘了此画,希孟已逝,他留此青绿于往来者,而我们则成了这无垠山河的守护者,护其千秋万载。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只有盛世之下,才能重现“宋韵无尽”“元气淋漓”“明丽煊耀”“清流回荡”,但是当我看到展品中有的是来自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的藏品时,还是不免深感落寞,它们是回来了,可它们却已载不动国人流连的目光。

如果说流失的海外文物有泪的话,想必已成雨淅淅沥沥地下了数百年。但文物可以流泪,我们却不能。用力哭,不如用力跑,无论过去经历的是辉煌还是劫难,向前看,别回头。若风雪已压三两年,还请笑他轻如棉。

谨以此次参展为纪念,愿自己保持干劲,不忘初心。



雾凇

摄影/叶秀未

我的“父亲”

■ 周春彤

我的父亲,早早离开了我,离开了我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年我八岁。所以,似乎我最早的记忆便是源自那个时候,他离开的那一天,母亲痛不欲生的哭泣。塑料凳摆放在楼梯口,我在上面坐了很久,看着邻居走上走下。关于父亲的记忆,只有他的容貌,和我在家里客厅给他和妈妈拍下的一张合照,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拍照吧? 至此之外,再无其他。

从那时起,我的母亲便成了我的“父亲”。她是该有多么无助啊! 现在想起,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感到可怜。连买菜都不会的她竟要从此担起家庭的重担。为了家庭,她辞掉了工作,我们二人仅靠父亲的遗属补助过活,而我,才开始读小学一年级!

她开始找工作了,身兼数职。曾经骄傲得不可一世的她开始投资股票、做保险销售、做家政清洁……她说这些活都比较自由,而我印象中的她,早晚都在送我读书的路上,午饭时候还要回家做饭、送饭给我吃。当时,从家走到学校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她,风雨无阻地坚持着。

读了初中以后,开始上晚自习。她来接我的那段路上,人烟稀少,只有寥寥数人和一个疯子。是的,那个时代是有疯子的,会在后面追着你笑。可能这个时代也有,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可怜人。母亲总会在接我回来的那段路上和我讲快点走,我不理反笑,总觉得她连鬼片都不怕的人竟然这么怕人。

而我对母亲印象最深的便是她对我学习上的监督了。我坐在窗边的桌子前打着瞌睡,她在床上无心摆着纸牌,眼睛怒视着我。每当我想起这样的眼神,都在想这样的眼神到底有多少神力,能在瞬间将我唤得异常清醒。但这只是偶然,更多的时候,母亲会给我写纸条,满满的关心与鼓励,在我的青春期,有多少次叛逆都是靠它破的冰。那样的纸条,我竟然一张都没有留下。直至现在,她依然会在聊天之余见缝插针,滔滔不绝地向我灌输对我的勉励,只是现在的我依然会马上打断,“好的,我都懂哈”,而她也只会笑着说“懂就好”。

我终于在这样的“父亲”的教导下长成了现在的样子。我的母亲,就是我的父亲!

我曾多少年闭口不言“父亲”二字,直到结婚生子才释怀。我有了儿子,我的儿子有了父亲。我的生命中又有了“父亲”二字。而在我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个位置,留着我的母亲。那个兼有严父慈母身份的我的母亲。她的坚强,是我心目中绝对的“父亲”。而我也愿意成为那样强大、独当一面的人。低头看着母亲,我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感受:为母,则刚。

落叶

■ 陈肖波

深秋,龙津路、临江路也好,洞滨路也罢,高大的银杏树、娜塔栎、水杉在风中摇曳。金黄的叶片,相互碰撞发出沙沙的响声,落叶在空中飞舞,而后缓缓地落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到如金似丹的落叶,心情不仅仅是欢喜……那飘落的银杏叶中的片片情意,也许是世间最美的风景。那满地的银杏叶,在阳光的照耀下,如鳞似甲、如金似丹,瀑布般细碎地散洒在空中,又随风飘然而逝,表现的是那样的从容、洒脱、飘逸、优雅,总有一种别样的情怀在我心里涌动!

我静静地站在路旁,望着前方那三五成群的姑娘、热恋中的情侣、还有无忧无虑的孩子在银杏树下尽情玩耍。看,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慢慢移碎步、小心翼翼地挑落叶稀疏之地前行。说来也巧,一片银杏叶随风飞落在我的手心,我慌忙用手接起这“知心”的叶片,才猛然发现,那落叶绝没有了空中的那样潇洒风姿,瞬间,让我感慨万千。落叶啊! 正是她经历了春的孕育、夏的茁壮、秋的成熟、冬的衰落,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还在用尽生命的潜能释放着最后的美丽。那种美,美得令人陶醉、美得使人感到悲壮……

是啊,落叶预示着一种生命的结束。可它在生命枯竭的刹那,在告别今生的一刻,仍将自己无私的奉献给大地。这是一种豪大的情怀,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我常常被它那无私的精神而感动。叶子的离开,是因为风的追逐,还是树的舍弃? 很难说得清楚。其实我知道落叶是没有哀伤的,哀伤那也是我们人类赋予给它的一种情怀罢了。落叶也同样是一种生命的新生。它无怨无悔地离开树的枝干,随风飘落入泥土,用自己最后的营养去培育那新生的叶子,从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的不断延续,也许这就是我对落叶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吧。

由此联想,人生也一样,不也类似一片叶子么? 从小尖初露到长出嫩芽,然后茁壮而充满生机,直至泛黄瘦弱,最终衰败飘零,落叶归根。它既是人之生命的演绎,又是人生真谛的诠释。人生苦短,草木一春。已走过大半生的我,难免有些伤感与凄怆。每当看到落叶,想到落叶,无不想到人世间种种情感,兄弟姐妹情也好,友情也罢,善良的人为什么容易受伤?

落叶飘飘,承载了多少期待。平凡的自己,在匆匆的人生中追逐着自己美好的梦想,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体验着温馨的快乐。我渴望拥有落叶一样的人生,不迷恋于春的艳丽,不诧异于夏的热烈,不哀叹于秋、冬的肃杀,没有后悔、没有遗憾,来的美丽,走的自然。看淡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必为生命的短暂而悲伤,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把握和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诗歌二首

■ 东深

太鹤湖上

冬日晨光中
太鹤湖飘浮白色雾气
梦幻如画

雾气弥漫
轻纱遮住湖水
那远处的山峦
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湖边的高楼倒映
雾气笼罩着
一位位披着白色披风的守护者
静静地守护着这片湖光山色

太鹤湖上的雾气
喷泄冬天的清冷
却让人神奇和美丽
太鹤湖仿佛仙境
一切那么宁静
那么美丽

沉醉在太鹤湖上的雾气
忘却烦恼和疲惫
只愿时间停留
让我永远留在这里

我把冬天喝到冰里

我把冬天喝到冰里,
让寒冷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我感受着冰的刺痛,
同时也享受着冬天的清寂。

冬天的风,刺骨而寒冷,
我却将它融入我的体内。
我用舌尖舔尝着冰的滋味,
感受着冬天的冰冷与纯净。

我把冬天喝到冰里,
让雪花在我的心中飞舞。
我看着它们渐渐融化,
如同我内心的冰冷渐渐消散。

冬天是孤独的季节,
我却在冰中找到了温暖。
我把冬天喝到冰里,
让它成为我内心的一部分。

我在冰中寻找着冬天的故事,
每一口都是一段回忆。
我把冬天喝到冰里,
让它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雾凇

摄影 / 叶秀未